

昆曲 大觀

杨守松
— 著

名家访谈
南京 苏州

作家出版社



昆曲 大觀

杨守松
——著

家访谈 ■ 南京苏州 ■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访谈. 南京、苏州/杨守松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3

(昆曲大观)

ISBN 978-7-5063-9402-4

I. ①名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昆曲—艺术家—访问记—中国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5155号

昆曲大观·名家访谈：南京 苏州

作者：杨守松

责任编辑：陈晓帆 袁艺方 田一秀

装帧设计：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65×240

字数：300千

印张：22.5

版次：2017年3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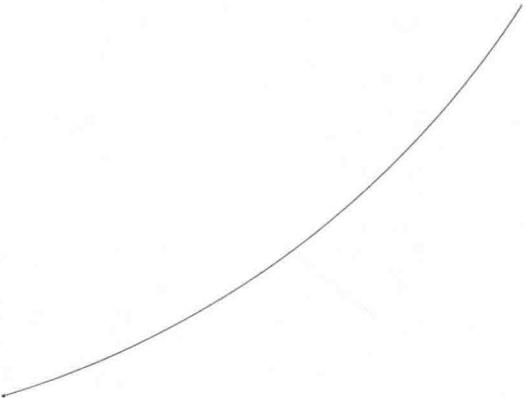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：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402-4

定价：67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献给

昆曲艺术家

为昆曲传承和传播作出贡献的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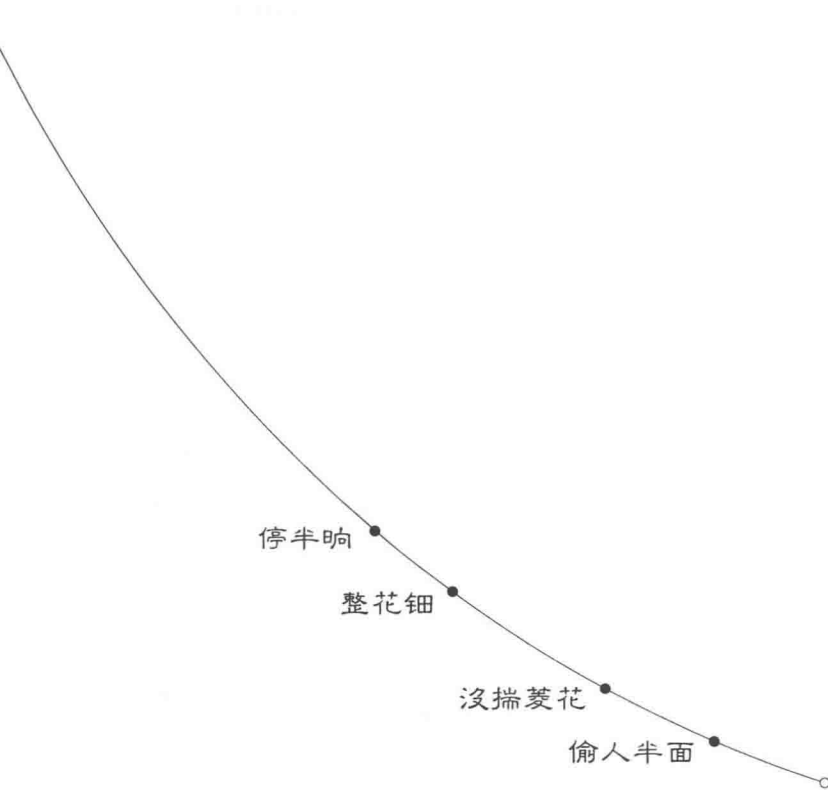


观——施夏明兰苑剧场（施夏明 摄）

杨守松

一九四三年生于盐城农家，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在江苏昆山工作三十六年，曾任昆山文联主席、苏州市文联副主席，二〇〇五年退休。国家一级作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著述七百多万字，出版有《杨守松文集》计十九卷。作品先后获奖九十余次，其中包括：江苏省人民政府个人文艺大奖（一九九二年）、中国作家协会优秀报告文学奖（一九九二年）、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四十五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（一九九四年）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三十篇优秀报告文学奖（二〇〇八年）、中宣部『五个一』工程奖（二〇一四年）。





停半晌

整花钿

没揣菱花

偷人半面

遮逗的彩云偏

目录

南

京

生

石小梅 4

旦

张继青 28

胡锦芳 45

王维艰 67

净

赵坚 90

末

姚继焜 104

黄小午 111

丑

范继信 122

姚继荪 162

张寄蝶 174

林继凡 200

—— 附 ——

吴新雷 222

张弘 258

苏州

生

凌继勤 274

旦

柳继雁 275

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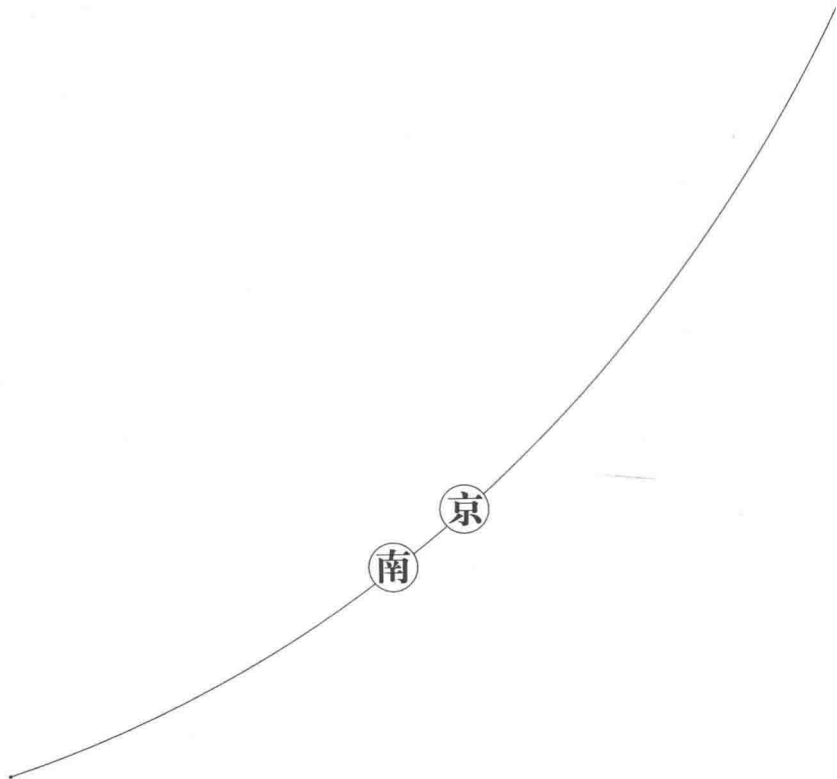
顾笃璜 292

周秦 307

顾聆森 333

名家短评 340

后记 346



生





石小梅

1949年生。毕业于江苏省戏剧学校，工小生，拜沈传芷、周传瑛、俞振飞为师。代表作品有折子戏《牡丹亭·拾画、叫画》《桃花扇·题画》《玉簪记·秋江》《浣纱记·寄子》等；全本大戏《白罗衫》《桃花扇》，精华版《牡丹亭》《宫祭》。国家一级演员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、第八届文华奖获得者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文化部授予“长期潜心昆曲艺术成绩卓越的艺术家”称号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
时间：2013年12月20日

地点：昆山巴城老街翻途楼

陪访：依兰

时间：2014年6月11日

地点：南京朝天宫（江苏省昆剧院）

陪访：张弘

图片提供 杨守松工作室

(2013年12月20日)

杨：石老师，在昆曲界，两个女小生最好，就是岳美缙和您，但是两个风格不一样。问题是，你们的老师是一样的。我就要解答这个问题，请从这里说起。而且你开始不是唱小生，岳美缙开始也不是学小生……

石：我原来在戏校学过花旦，毕业以后还是学花旦。“文革”中有一段时间我们到了苏州，回南京后我仍然演花旦，还排了两个大戏，一个是《墙头马上》，一个是《李慧娘》。到1979年两省一市昆剧汇演在南京举办，昆剧院让我去学《寄子》，“作旦”的行当对我来讲是跳跃性的。

杨：谁定的，让你去学《寄子》？

石：当时昆剧院的院长徐坤荣。

杨：他是突然想起来的，还是有过先兆？

石：没有，一点先兆都没有。后来我想，可能他们观察下来，觉得石小梅性格里面带了一点点男孩子的味道，比较爽直。

杨：得感谢他，我觉得他很有眼光。

石：演这个戏还有个过程。院里派我跟王继南去学《寄子》。王继南是唱花脸白面的，他演伍子胥我演伍子。擅演娃娃生的方传芸老师正好在杭州教学，趁这个空当，我与王继南坐火车到杭州。我还记得那一路好远啊，我们是在火车上对的剧本台词。到杭州后马上进入排练场，就看方传芸老师在教别人。因为“省昆”已经跟方传芸老师打过招呼了，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来学《寄子》。方老师不是怎么喜欢讲话的，我没听到他多讲什么，就说了一声好。课后就教我跟王继南

两个人。

杨：这应该算你第一个“传”字辈老师？

石：也不叫“第一个”，因为那时在昆曲班上，也已经接触了王传蕓啊、薛传钢啊等“传”字辈的老师。正式教我戏的是方传芸，第一个，教的就是《寄子》。

当时方老师身体不太好，我跟王继南觉得还要再拼一下。杭州还有个演老外的包传铎老师，他嘴上功夫极好，我们就在团里的他家里，跟着他从头到尾拍了一遍【胜如花】“清秋路黄叶飞”。包老师还吹笛，他教完给我们吹一遍唱一遍。

包传铎给王继南说戏，方传芸给我说戏。因为那时条件有限，我和王继南连夜回了南京，回来的火车上也在对戏。回南京后我们就下排练场，就这样把《寄子》搞了出来。

“两省一市”昆曲汇演，又有人提石小梅的《寄子》。那时候我还没彩排这个戏，响排一看还不错，就让《寄子》上了，也就这么小小地露了一下。

我整个艺术道路的转折点，就是从这一露开始的。谁看了我的戏呢？俞先生他们全部看了，王传淞老师也看了。有人传话给我，说王传淞看了我的戏当场就哭了。为什么哭了？我也很奇怪。他们说王老师这个人是没有眼泪的。他在江湖上走闯，看得太多了，轻易不掉泪。石小梅你今天一出《寄子》居然令王老师落泪，真不容易。还有一个人，我真忘了是谁，当场跟我说“我带你去拜王老师，认他做干爸爸”，那时我实在胆子也小，没想过这个，就当个玩笑，讲过也就过了，但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。

为什么人们看了这个戏会感动成这样，我后来想，是因为“文革”刚结束，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的事太多了，此事此时、此地此景，人们触景生情，容易掉眼泪。

当时戏曲学校有个校长叫吴石坚，原本是上海京剧院的院长。他也